



## 93岁老党员傅竹庭： 希望我老后还有所为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6月28日晚上10点，93岁的杭州老人傅竹庭没有丝毫睡意，相反，他很兴奋。捧着胸前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左看右看，满面红光、眉开眼笑的他，和家人们畅谈起这枚纪念章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“我入党65年了，能在‘两个一百年’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拿到这枚纪念章，特别能感受到党对我们的关怀。100年来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，真的很不容易……”

一堂“党课”俨然已经开始。而这一幕在家人眼中早已再熟悉不过。退休后的傅竹庭，自觉担任了党的模范宣传员，在各种场合、各个时间，都有他的精彩开讲。

### 社区讲“党课”

“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，美国发展也不错，那么，到底是社会主义好，还是资本主义好啊？”一位老太太提问。

“这个问题可太大了，我可以讲很多。但时间有限，我就问你几个问题，你一定能从现实中找到答案。”随即，傅竹庭发出几个反问：“过去，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啊？”

她摇头。“有没有医保啊？”“也没有！”

“你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？”

“过去肯定是租的呀，现在当然是自家的房子了！”

“你看看，从自身生活的对比就能看出来，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，你住的房子还是楼房，非常现代化，25层上下有电梯，生活多方便呀！我们现在是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乐。”

老太太一听也乐了。社会主义好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咱们国家3个月左右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，国外有的国家怎样？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国家还提出，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，入院治疗都免费。你看看，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，国际友人都给我们点赞，多了不起。再看看咱们的全国脱贫攻坚成果，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，你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啊，是不是党的领导好啊！”

老太太笑着连连点头，显然心悦诚服。这番对话，就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午后。当时，傅竹庭到大儿子家中度假，和新认识的社区老人们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在那期间收获了一批听众。

有段时间，傅竹庭住院，甚至将党课带到了病房里。因为病友流动性大，换了一拨又一拨，他的党课就上了一轮又一轮。

儿媳提起这事，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：“我们只是互相交流交流！”

### 家中研讨会

“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，民族才能好。”家，更是傅竹庭开课的重要讲堂。

“总书记特别重视家庭、家教、家风建设，有过很多论述。我们家里就为此进行过小型研讨，一起聊聊要建立怎样的家风，大人小孩都要发言。我当时说了句俗语，叫‘大事不糊涂，小事不计较’，保持住这样的想法，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”

像这样的内部分享交流会，傅家经常在办。“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，我们小家庭也要学习。而且，很多事要从我做起，我要时时反省，保持警惕，经常进行对照，要去努力做好典范。”傅竹庭说。

### 用笔书写正能量

“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，很多东西老人都跟不上了，要怎么缩小差距呢，就要读书、学习，不断‘补钙’！我93岁了，常常感觉时间不够用！”傅竹庭笑着说。

他每天的“补钙”日程可谓排得满满当当。

早上7点起先写1小时书法，在墨香中开启一天，已是雷打不动、坚持了数十年的习惯；出门锻炼回来后，要读报，时报、商报、快报、老年报、《新华文摘》《报刊文摘》等，五六份报纸看下来已临近中午；午休后，他又开始伏案写作，写诗文、写评论、写小文章。不知不觉到了晚上，还要看新闻联播继续“补钙”。

正因如此，耄耋之年的他，思维和见识依然是与时俱进。

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弄懂“三个问题”、答好“三张答卷”，都是哪三个？傅竹庭可以脱口而出：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，要怎样做到，他同样可以讲出自己的分析来：《居安思危论粮食》，他结合自身专业撰写评论；去年，有同事到美国硅谷进行科技交流，他还为此赋诗一首……

“我这一生有三友，以书法为友，以诗词为友，以饮茶为友。但我更想通过不断‘补钙’，能尽己所能，为党宣传正能量！虽然老了老了，还是希望要有所为，说不定还真能有所为！这就是我努力的方向！”傅竹庭说。



# 党龄

# 50+

# 依然是韶华

## 87岁老党员李汝辉： 用一生写下两封情书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颖拓，看着眼前这些艺术门类的作品，你或许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个“理工男”的家。

家的主人—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、87岁的李汝辉，完全不像耄耋老人，相反，他腰板挺直，精神矍铄，常常开怀大笑，周身是浓浓的文艺范儿。

近段时间来，他时常伏案挥毫，作品总在围着一个主题转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他写得专注、用情，一字一句都像在书写心声。

没想到，不久后，他的心声就得到回应：6月28日，他迎来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这位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党员，胸前佩戴纪念章，手捧证书和鲜花，在镜头前笑得像个孩子！

“我是个农村娃，在党的关怀下长大！”忆起旧时经历，李汝辉总是感慨，他生在旧中国，爸妈是贫农，哥哥从小就做了童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是党的好政策让他走出了农村，有学上，有书读，还有助学金可以拿。

“当时我被优先录取进了高中，每月可以拿7元5角的助学金，够吃够用，生活得很好。后来考上北京航空学院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），又拿到了全额助学金，第一年每月10元5角，第二年涨到12元5角。毕业后，我竟然还留校当了老师，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！”1993年，李汝辉退休后，因工作优秀，又被返聘回飞行学院任教十年，为国家培养了上千名飞行员，他们中有很多已是国家栋梁。

“我一个农村孩子，在那样贫寒的家境中有了学上，受到了好的教育，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实



现了人生的理想！我从没想过，党可以一路培养我走到今天！”少时的辛酸、成长的不易、幸福的当下，一件件往事砸在心上，让老人家情难自已，潸然泪下。

“党的光辉照我心啊！党的光辉照我心啊！”他哽咽出声，口中一遍遍地念着这句话。

《党的光辉照我心》《永远跟党走》，也是他最常书写的作品。寄情于书画，亦成为他退休业余生活中的精神调剂。

“年纪大了，上台讲课的精力不够了，可我还想尽己所能，来宣传党的恩情，宣传党的教育和伟大。”李汝辉怀着这样的初衷，把儿时的喜好捡起来，开始用笔写写画画。

他认真、好学，请了北京市的书法家当老师，还到京华印社这个篆刻艺术团学习篆刻。

“我最喜欢的书法风格是魏碑，最喜欢写的内容是诗词和金句。”渐渐地，李汝辉的作品开始在学校的老干部处、北京京华印社等进行展览，他自己也发现，学习写字不是简单写字，而是培养品德很重要的手段。

“临帖过程很快乐，既能看到自己的进步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感染，学习古人的品德、教育和为人处世的道理。比如，每当我书写一段诗词时，都会琢磨诗词的用意，而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、练字而已。中国的古老艺术非常深奥，要研究它，不花力气是干不成的。而这些艺术形式，也使我的业余生活非常有意义，使我的精神世界非常健康。”

在艺术生涯的涉猎中，李汝辉还打开了一个新世界——颖拓。这是一项被郭沫若称为“笔画千金价”的绘画技艺：将拓的原物放在一边，看着原物拿笔蘸墨在纸上画、抹、点、拓。作品与原物在似与不似之间，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“它花时间花得多，出成果出得少。”李汝辉说，可他却为此深深着迷，可以一坐就是半天，沉下心来研究和呈现这份艺术的美感。

在李汝辉家中客厅的显眼位置，就有这样一幅极具纪念意义的颖拓作品——他和妻子的结婚照，夫妻俩甜蜜地笑着，眼神里饱含对幸福生活的期盼。

“这是我给我们结婚55周年的礼物！”李汝辉有些腼腆地笑着说，为了纪念那一年，他还专门出了一本书画集，收录了部分书法作品，珍藏着退休生活中的宝贵回忆。“总体来说，我的书画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水平，但我肯定是个规规矩矩、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的老百姓。通过这本画册，别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，也能看到我对老一辈艺术家的尊敬和爱戴。”

这一生，李汝辉在用心书写着两封情书，一封的主题是党，满怀感恩和敬仰；一封主题是家，写给一生相携的爱人！

## 80岁老党员杨贤芳： 我的生活歌声嘹亮

本报记者 刘圆圆

今年80岁的杨贤芳说起话来底气十足，谈笑风生的样子一点不输年轻人。

“您的性格真好，笑声特别有感染力。”记者感动于这位老党员身上的活力，由衷地赞美又让杨贤芳的笑声格外清脆。她告诉记者：“我喜欢唱歌，歌声带给我快乐，也让我的生活充满活力。”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得知自己被授予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时，杨贤芳特别激动。“当时在中学时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，但那时还未满18岁，所以中学老师就把我的入党申请书送到准备录取的新学校。”说起自己56年的党龄，杨贤芳还有些小遗憾，“随后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入党的事也就就此耽搁了下来。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我才加入了景仰已久的党组织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”

由于外出离京，没赶上全国政协机关颁发纪念章的活动，但杨贤芳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枚纪念章。“前两天机关老干部局的领导特意带着纪念章来探望我，看着这枚纪念章，我感慨万千，当即挂在脖子上，庄严地拍了一张照片。”杨贤芳说。

“说起唱歌，确实有几十年了。”杨贤芳告诉记者，她唱的歌很多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每个时期的代表歌曲也不一样，“上小学时唱《刘胡兰》，后来唱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二小放牛郎》，看了小说《红岩》和电影《江姐》又唱起了《红梅赞》，一部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我们又唱响了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”



杨贤芳说，上小学时她家有个亲戚在学校教音乐，所以家里有歌本，又学了简谱，就自学自唱了不少歌曲。小学多个班级上大课时，老师就让她教大家唱《二小放牛郎》。“我有一年从北京回老家碰到几个小学同学，一见面他们就问我给他们教《二小放牛郎》的样子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”杨贤芳说。

“我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。3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在农村大家族的生活中尝尽了酸甜苦辣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日新月异，真是既感慨又感动。所以，我经常唱，也最喜欢唱的就是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因为我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激不尽之情。”

1960年大庆会战时，杨贤芳到了大庆油田工作。“我以前无论坐公交车还是火车，都晕车。在大庆油田经常出去开会，路途遥远，只能坐车前往。我和同事们就坐在解放牌大卡车的最前排，一路迎着风唱着歌，不管尘土飞扬，一直唱到开会处，就这样晕车的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治好了。”

1978年调到北京后，杨贤芳辗转待过多家单位，但歌唱始终没有离开她的生活。2002年全国政协机关退休，也成为全国政协机关老干部合唱团成员。“合唱团每周活动一次，一次唱上2~3个小时，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愉悦。不仅有老师教发声的原理，如何运用丹田气，还学了不少新时代的歌曲。”

退休后，在家帮着带孙辈的杨贤芳，音乐课是她的必修课。“我不仅教孩子们唱《刘胡兰》《二小放牛郎》《江姐》，还给他们讲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，讲那些年纪轻轻，却为了信仰、不畏牺牲的英雄事迹。说到悲痛处，我和孩子们都流着泪……”

6月中旬，杨贤芳跟孩子们到海南旅游。“她们一路租车自驾，我就一路歌声嘹亮。”杨贤芳分享了女儿为她拍摄并发送到家庭群组的小视频，上面写着：“80岁的老党员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一路高歌。”

杨贤芳说，只要能唱，她就要一直唱下去，因为歌声中不仅有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，更有新时代的朝气蓬勃。

## 查喜才、林桂枝伉俪： 耄耋夫妻书传奇

纪娟丽

上午9:30，85岁的林桂枝蹑手蹑脚地收拾完屋子，拉上手拉车出门乘坐公交车，手拉车上装着她的游泳装备。每天这个时间段去游泳，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日常，寒来暑往，很少间断。

林桂枝出门时，老伴查喜才还没有起床。他有晚睡的习惯，前一晚，他因为制作我国航天员探索太空历程的科普视频，忙到凌晨两点多，直到将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，才安心睡下。

耄耋之年的查喜才、林桂枝夫妇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不久前，夫妻俩双双获颁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当他们佩戴着纪念章留下合影的那一刻，过往的岁月一幕幕闪现眼前，让他们的内心无比激动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正在沈阳航空工业学校就读的查喜才、林桂枝先后入党。“1954年，我刚满18岁就入党了。那时，我刻苦学习，一心想着为武装国家的航空事业作贡献。”林桂枝笑着说，“我和老查是同学，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。”

志同道合，不忘初心。毕业后，查喜才、林桂枝双双入职国家航空航天系统，并因共同的价值观念最终组成家庭，一起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上。退休后，他们仍不忘初心，继续发挥余热。20多年来，他们耕耘在各自喜爱的领域，书写着新的传奇。

86岁的查喜才是一名网络达人，网名“航天老兵”。退休后，他自学了电脑应用，在网上传播有关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和资讯。随着网络的发展，他又自学了摄影、摄像和视频制作，丰富传播手段，让更多人了解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历史和发展。

“每次在网上看到有关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方面有价值的新闻、图片或者视频，我都会保存下来，有时会放到我的微博上，有时会作为资料，编辑到相关主题中。”查喜才说，从收集素材，排版、配乐到字幕，然后发送到网络平台审查，到最后上网，一个视频的面世常常需要花费他六七个小时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他乐

在其中。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。”查喜才的坚持获得了网友的支持，在博客、微博以及视频网站上，“航天老兵”拥有不少粉丝。

林桂枝则是一名运动达人。在她家的一面墙壁上，整齐地挂着她参加国际、亚洲以及我国老将体育赛事获得的65枚奖牌。其中，金牌就有36块。五年前，她80岁时，在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400米项目中，还打破了亚洲纪录。

一年四季，每天上午，林桂枝都坚持游泳。每天游完泳，她习惯在日历当天的时间上划勾做记号。打开一本本日历，密密麻麻都是对勾。下午，她一边看新闻，一边编织手包、手机包。从2010年开始，她共编织了手包300多个，手机包5900多个，都送给了干休所、社区等党支部党员、跑友、泳友等。

每次林桂枝所在冬泳队、长跑俱乐部有活动，总能看到查喜才的身影。满头花白头发的他，扛着摄像机，默默地记录。两人携手并肩，就像当年一起上学、一起为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奋斗一样。

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，退休了，我们就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查喜才、林桂枝夫妇说。

